

董民
何九英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情斗·枪声

情斗枪声

董民 何九英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22毫米 1/32 9.6 印张 17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 3.20元

ISBN 7-202-00338-4/I·88

目 录

第一章：艳惊群芳·····	(1) 页
第二章：倩女入魔掌·····	(12) 页
第三章：魔影·····	(39) 页
第四章：初会香港·····	(63) 页
第五章：兽性大发·····	(83) 页
第六章：失踪·····	(97) 页
第七章：神枪盖世·····	(121) 页
第八章：逃遁·····	(141) 页
第九章：意乱情迷·····	(159) 页
第十章：毒杀·····	(189) 页
第十一章：色诱与痴情·····	(210) 页
第十二章：逼近死神·····	(240) 页
第十三章：试探·····	(264) 页
第十四章：迷离的结局·····	(290) 页

第一章 艳惊群芳

他，不想别的，只想享受！

她，什么都想，唯独不想继续下去。

东方的明珠——香港。

它以令人瞩目的步伐追逐着号称世界色情中心的四大城市——美国的洛杉矶，法国的巴黎，西德的汉堡，瑞士的苏黎士。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把九龙塘红灯区的夜空装饰得绚丽斑斓，异彩缤纷。《十二星座》、《性的启发》、《世界性爱奇趣录》、《色上色》等影片的巨幅广告令人想入非非，跃跃欲试。

十八层的丰都酒店除了豪华阔气的房间和中、西餐厅之外，还有通宵达旦的跳舞厅，碧波荡漾的游泳馆，花样翻新的游乐场，以及寻芳猎艳的咨询服务部……只需拨一下电话，就会有人把形形色色的美女彩照送到面前，谨供挑选。中选者保证以其柔媚的微笑和独到的殷勤陪您跳舞、游泳、游乐……如果需要，她将毫不吝啬地为您提供随心所欲的方便。

跳舞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这里是女人争奇斗艳的竞技场。造型奇特的发式，精描细抹的弯眉，秋波脉脉的杏眼，艳媚如樱的朱唇，玲珑闪烁的装饰品……各具千秋，柳弱莺娇。白皙的胸背袒露着，丰硕的乳房挺凸着，深邃的乳沟暴裸着，白嫩的大腿……透明的轻纱赋予女人充分表露体态的良机，从上至下，时隐时现，朦朦胧胧。

这时，从进口处的旋转门走进一位如花似玉、娉婷婀娜的女子，看样子二十多岁，实际已经二十八岁了。右手挽着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头子。

正在兴致勃勃跳舞的人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她，纷纷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她。

她那细嫩的鹅蛋脸儿宛如出水芙蓉，洁净无瑕；一双媚眼似一汪秋水，晶紫清澈；高高的鼻梁上架着精巧别致的金丝茶色变色镜；薄薄的双唇搽了一层淡淡的玫瑰红；一身雪白的衣裙隐约着闪光的白花，洁白的长筒丝袜和高跟鞋……她那得天独厚的俊俏姿容、标准身高和线条使所有在场的女人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她叫乔莎丽，公开身份是华港纺织品公司总经理。

一个男人一双雌虻般的小眼睛从乔莎丽脸上移过来，彬彬有礼地对老头子说：“汪董事长，幸会！幸会！”说完，又盯上了她。

这男人身旁的女人瞟了他一眼，醋性大发，悄悄从背后伸过手，在男人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男人痛得咧了一下嘴。

老头子朝他点点头，笑笑。他叫汪北廷，公开身份是华港纺织品公司董事长。她的顶头上司。

另一个男人恭维说：“您和乔总经理的光临，真给这个舞会锦上添花。”

汪北廷轻轻点点头，拢着她的纤腰，慢慢地步向舞池，搂住她，跳起慢四步。

她那光滑细腻的脸上隐含着难以发现的阴郁和不可名状的苦恼，迈出的脚步连她自己也不明其妙。因为他是她的上司，他让她陪他跳舞，她不能拒绝。

他的左手紧握住她那白嫩的右手，他的右手搂住她那苗条的腰肢。他内心感到快慰。年龄上的悬殊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乐趣。尽管他早已察觉到：她无可奈何，敷衍塞责。他却不以为然。

她觉得胸前、背后、左手和右手都在零下，象似一条冰凉的毒蛇吸附着她，无情地攫取属于女人独有的营养。

缠绵悱恻的乐曲竭力想把它的服务对象推入如痴如醉的梦幻中去。

他，不想别的，只想享受！

她，什么都想，唯独不想继续下去。

这时，一个身穿方格西装的高个儿男人带着不安的神情，走到汪北廷面前，悄声说：“董事长……”他一抬头，人不见了。两只鼠眼扫了一下。

汪北廷最厌恶在他的兴头上有人打扰他，尤其是他的下级。

高个儿象条摇尾乞怜的癞皮狗，追过去又叫了一声，

“董事长……”

“滚！滚！滚！”虽然他压低了声音，但口气仍很暴戾：“没看到我这儿有事吗？！”他又转过身去。

高个儿毫不在意，又追上去，“有机密要事必须向您老人家禀报。”

他眼皮一耷拉，终于停住脚步，挽着她，向舞厅休息处走去。

高个儿紧跟在后边。

休息处设在舞厅的两侧，紧靠着大厅镶嵌着棕黄色木板的墙壁，是一拉溜敞开式的单间。两张双人沙发中间有张深褐色茶几，靠背后面是棕黄色的木板墙。

高个儿等他们坐下，坐在了对面。用眼角斜睨着乔莎丽，她太漂亮啦！

“说吧！”汪北廷瞥了他一眼。

高个儿收敛了眼神，“副总经理孟源昌让我向您报告，从泰国运抵港府的海洛因在运往总部的途中，突然遭到一伙蒙面暴徒的拦截……”

汪北廷惊愕不止，“有这种事？”

“孟经理亮出了底牌，说这批货是董事长汪北廷给胡总爷庆贺七十大寿送的寿礼……”

“对！”汪北廷神气十足地说：“在关键时刻就要打出我们的招牌！”

“可是，这伙暴徒目中无人，不讲义气，十分猖狂，还破口大骂，辱骂您……”

汪北廷大怒：“说！”

“小人不敢！”

“混蛋！”他怒不可遏。

“说您表面上是个信仰天神的大道主，大慈大悲，打着经营纺织品的招牌，暗地里却无恶不作，专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还骂总爷是杀人不眨眼的黑帮头子……”

“他们这么了解我们的底细？”他“咯咯咯”地笑了。笑声刚止，脸色突变，“这帮有眼无珠的魔鬼！”他恶狠狠地说：“孟源昌是吃素的！”

“孟经理哪能容得暴徒胡言乱语，手疾眼快，先发制人，拔出手枪一连打死四个暴徒，剩下的三个吓跑啦！”

“哼！太岁头上动土！应该一个不剩！”

乔莎丽听着，不作声，轻轻地用不锈钢的小羹匙吃着冰淇淋。这种事她听得多了，麻木不仁，厌恶极了。尤其对孟源昌更觉得他心狠手毒，嗜杀成性，人品太次。

他看了她一眼，对高个儿说：“你走吧！”他不耐烦了，想去跳舞。

“是！”高个儿拿起橙汁，“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离开了休息处。

汪北廷随便吃了几口冰淇淋，用胳膊挽着她站起身来。

这时，一个穿花衬衫的胖矮个儿来到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他的眉头紧蹙，黑眼珠在深深的眼窝里射出道道凶光，暗自咒骂，这些混蛋！怎么一个接一个来找我麻烦？不过，他没发作。十几年前，他亲自率领天神还乡道道徒抢夺惠丰银行得逞。不料，在撤离的途中，遭到警方的突然

袭击。他的卧车爆炸起火，他身负重伤。眼看就有被捕的危险。恰在此时，就是眼前这个胖矮个儿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把他背到自己家中，逃避了警方的搜捕。这是天神的保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没有鬼使神差恐怕很难化险为夷。因此，他还是由衷地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可是，年复一年，他的记忆随着年龄的老化而把当时曾经使他激动过的往事一件一件地淡忘了。眼下，他又看见了他，不骂他也就够宽容的了。

胖矮个儿由于主子的健忘也逐渐把他的惊人之举淡化了。“董……董事长，孟……孟经理特地派我向您……您老人家稟……稟报，打死的那……那四个截车的暴……暴徒，全都按照老……老规矩……处理啦！”

他耐着性子听完，“什么老规矩？”消尸灭迹，他的老规矩多啦。

“全都捆上大……大石头扔进大……大海去啦！”胖矮个儿比划着。

“这批货送到胡总爷那里去了吗？”他最关心的是这批货是总爷亲自布置的，除了大人物享用之外，总爷本人也不能断顿儿。

胖矮个儿摇晃着肉球一般的大脑袋，“我分工处理死尸，不管送货。”

他不耐烦了。“没事你就走吧！”他摆着手说。

胖矮个儿膘了一眼乔莎丽，恋恋不舍地走了。

乔莎丽对这一高一矮的轮番稟报不屑一顾。她的思维轨道是沿着他们的直接上司——孟源昌的劣迹寻根求源

的。为了图谋私利，不惜玩弄花招儿，弄虚作假。他，谁都不敢骗。

汪北廷受到一高一矮两次冲击波的袭扰，想跳舞开心解闷儿的闲情逸致已经锐减，加之乔莎丽的冷漠态度，更使他大为扫兴。“我们走吧！”他用商量的口气征求她的意见，同时，站起身来。

她求之不得，轻轻地点点头，搀扶着他，无精打采地走出舞厅。

他们来到十二楼一〇八房间。这是一套设备齐全、豪华阔气的特等房间。

汪北廷拉着她坐在了沙发上，抚摸着、亲吻着她那细皮嫩肉的小手儿；接着，一支胳膊搂住她的脖颈，亲吻她；另一支手抚摸着她那丰腴的乳房，象个贪婪的吸血鬼。

她一动不动，任其摆布，象个没有知觉的木头人。

“咚咚咚！”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他松开了她，心里一阵别扭。

她如释重负，站起身，用双手梳理了一下垂落的鬓发，前去开门。

孟源昌带着一身自命不凡的酸气走进门来。他有一副白净瘦长的面孔，明亮的双眼忽闪忽闪地眨动着，象是经常处于戒备状态的探照灯，一身浅兰色的西装舒展、可体，裤线笔挺，给人以文质彬彬的感觉。从外观看，确有几分人才。“姐夫！”他坐在了对面沙发上。

汪北廷一脸晦气，“你来干什么？”

她象吃了苍蝇，一阵阵反胃。坐在了距他们十几米的沙发上。

孟源昌进门时亲切地向她打招呼碰了钉子，眼下两只眼仍在瞟着她。“姐夫，我来向您禀报，那批货已经平安地送到总爷那里。他老人家非常满意，说您‘神通广大，佛法无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还是总爷领导有方。”他内心却傲岸自得。

“总爷也非常讲信用，咱一手交货，他一手交钱。”他故意当着乔莎丽把“钱”提出来。

汪北廷想回避“钱”，“总爷还有什么吩咐？”

孟源昌点了一支烟，思忖着。“总爷打听您给大陆的弟弟汪南廷去信有没有回音，他特别关心在大陆建立联络站，如能打开局面，可以捞大钱。”他用钩子一般的双眼不时地向她飞眼吊膀，“谈到钱，我倒忘了告诉您，钱已经送到别墅，我姐姐收的钱，全都锁进了保险柜。”他在暗示，你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我姐姐身上，这里的空缺应该由我来填补。

他的力不从心明确地告诉他，老了！但是，他并不心甘情愿退出。“钱，都送到别墅去啦？”

“您还有别的用场？”孟源昌故意装糊涂，“姐夫，您没交待呀！”

这是不应该的疏忽。他睥睨了她一眼，脸色尴尬得很。怎么没想到给她留一部分。

孟源昌诡计多端，十分狡猾。“姐夫，我想到啦，留下黄金二百两，给您带来啦。”他巧使一箭双雕之计，既

讨好乔莎丽，又使汪北廷下台阶。他掏出了金票。

“很好！”汪北廷口头这么说，心里却十分忌妒。这不明摆着吗，拿我的钱讨好，可是，已经到了这一步，别无其它选择。“莎丽这里挑费很重，给她留下吧！”

“好！”孟源昌起身走过去，把金票递给她。

她置之不理。

“你就收下吧！”汪北廷说。

她倔强中带着婉转，“你们弄钱不容易，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孟源昌没有勉强，走到写字台旁，把金票放在上面。他的花招儿到此告一段落。在他带人押送海洛因途中，根本没有遭到暴徒的拦截。而是他派人盯乔莎丽的梢，事先编造了一套谎言，既扫汪北廷的兴致，又能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小姐，金票放在这里啦！”

“源昌，这件事你想得很周到。”汪北廷口是心非。

“多谢姐夫夸奖。”他一语双关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然为的是她。

她忍不住，要揭露他的花招儿，“孟源昌，你的确很会办事儿！”语气中带着鄙夷的挖苦。

孟源昌听出她的弦外之音，“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小姐的鼓励，受宠若惊。”

她判断，高个儿、矮个儿和孟源昌前来禀报的时间都相距太近，根本没时间“消尸灭迹”，显然是孟源昌故弄玄虚，自我炫耀，她要让他弄巧成拙。“不过，我想请教，你们什么时候遇上的暴徒？什么时候消尸灭迹？什么时候

把货送到总部？又是什么时候把钱送到了别墅？”

孟源昌作贼心虚，一点就透。他镇定自若，微微一笑，所问非所答：“何谈请教，在小姐面前，我心甘情愿当小学生。”

汪北廷的恍然大悟是经她提醒的。他只顾拿她开心解闷儿，却忽略了孟源昌的无中生有。好小子，和我玩心眼儿，拿我的二百两黄金给你买好！我早就看出来啦，你明里暗里都在挖我的“墙角”，要不是看在你姐姐的份上，非把你千刀万剐不可。哼！别看你是个小白脸儿，人家就是看不上你，这倒省了我的事。他憋着一股火想发作，杀他一个孟源昌就象宰一条狗……可是，由来已久的、想丢掉又丢不掉的想法又浮现于脑际，老喽，力不从心啦！他比他姐姐大三十岁，另几个姨太太也都三十刚出头，实在照顾不过来呀！这么多空白他不来填补，别人也会趁虚而入的。他追她、讨好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嘛！再说，他是小舅子啊，还没这点优先权？……他的心情十分矛盾，要让他真正放弃她，又怎么舍得呢？她太美貌啦！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咳！顺水推舟吧，走着瞧。“事情已经过去啦，就到此为止吧！今后，你们要同心协力把总公司的工作办好。目前，大陆推行开放政策，一定要按照总爷的布署，千方百计把手伸到大陆去。那里的黄金、白银、古董、文物、书画、珠宝……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多得很！当然，首先要解决立足点！”他问乔莎丽：“给我弟弟南廷写的信怎么杳无音信？”

“嗯！”她不抱希望，“你们兄弟分别三十七年啦，

说不定他已经死啦！”

“但愿他还活着。”

“他活着又能有多大作为，是否能够为我所用呢？”

“只要他还活着，我深信，他能够东山再起。”

“天神保佑吧！”她闭上了双眼，脸上挂满倦意。

第二章 倩女入魔掌

殷焕新咬着后槽牙恶狠狠地说：“她要是还活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吐出，象锐利的剑锋，寒光闪闪，咄咄逼人，杀机四伏。

天神庙，香烟缭绕，人山人海。

大殿内，巨大的天神塑像瞪着篮球大的眼睛，俯瞰着各行其事的人们。

烧香的、上供的、往“投票箱”里投钱的一个接着一个，屡屡不断。

供跪拜磕头用的红垫子实在不够用，多数人的双膝只得受些委屈，跪在砖地上。

这时，从殿外走进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姑娘，明眸皓齿，修长身材，两条黝黑的辫子垂于肩后，天蓝色带白条的连衣裙使她那窈窕的体形显得更加轻盈秀丽。然而，细一看就不难发现，她的眼圈发红，细腻的双腮上残留着斑斑泪痕。她叫黄雅兰，是兆都市新亚纺织厂的挡车工，父母双亡，跟着在缝纫厂当设计师的姑姑相依为命。

她望着天神的凛然威光，跪倒在砖地上，泪水簌簌滴

流，如泣如诉地喃喃自语：“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天神哪！你显显神灵搭救我这个难逃苦海的苦命人吧！谈了四年的对象，他大学毕业竟狠心把我甩啦，我该怎么办哪！天神哪！”她的话语断断续续，声调凄凄切切。

旁边看热闹的和跪在地上作揖、磕头的都为之愕然。他们都用同情的目光望着她，这个小女子太可怜啦！可是，无权无势的庶民爱莫能助哇！天神在此，还是祈祷天神吧！

在黄雅兰的身后，有一个三十二、三岁的男人叫贾志仁，是十二里铺的会计。疙里疙瘩的脸上散落着十几个大小不等的麻子，下巴颏上长着豆粒大的一个黑痣，腮上长着一撮二寸多长的黑毛，胳膊上凸起的腱子肉显示着他那久经摔打的筋骨。他上穿灰色短袖衬衫，下穿深兰色长裤，睁开了惺忪的双眼，扫视了一下黄雅兰。啊！两条粗黑乌亮的辫子收入眼底。顿时，邪念横生，歹心突起。

“谈了四年的对象……把她甩啦……”他思虑着她的自白。然而，仅仅是背影，不能轻举妄动，必须看个清楚才能见机行事。他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出跪拜者的行列，站在一旁，依着红色的柱子，象窃贼一样重新窥视黄雅兰，不看便罢，这一看险些跌倒，暗自“啊”了一声。她的忧怨好比林黛玉，柔媚好比杨贵妃，缠绵好比西施女，娇娆好比潘金莲……他目瞪口呆，真魂出窍，被黄雅兰的秀丽姿色冲昏了头脑。

威风凛凛的天神塑像依然耸立着，篮球般的巨眼瞪得溜圆，不过，面对包藏祸心的歹人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贾志仁膘肥着黄雅兰，这样漂亮的女人就是跑遍天涯海角也是难以寻觅的。如今送上门来岂能放过？天神大道主早有旨意，为美女排忧解难……为天神效忠的机会到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能得到天神满意，日后，定受加封。

黄雅兰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跪拜者丛中走出，来到“投票箱”前，毫不犹豫地从小袋里掏出十元人民币塞进箱内。然后，扬起头呆痴地凝视着天神塑像又叨念了一阵儿。

巨大的天神塑像还是照常不可一视、神气十足。“投票”、“上供”顶什么用？钱和供品都白白地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享用啦！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傻瓜，难怪你们含冤受辱，饱受欺凌！别看天神态度冷酷，形象暴烈，其实，他还是同情这些无权无势的虔诚的香客们，实权人物哪一个会到这里来烧香、跪头、上供、投钱哪！可是，天神为何不显灵？把真象大白于天下呢？为何还要哄骗无辜的香客呢？众所不知，天神不会说人话，只有在深更半夜和那些青面獠牙的鬼妖们说些鬼话，以慰其心。

黄雅兰见天神沉默无语，怀着失望和惆怅的心情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大殿。

贾志仁的一双贼眼紧紧地咬住黄雅兰，转过身向身后的杜三眼睛一眨，头一甩，然后，蹑手蹑脚地追上前去。

疤痢眼儿杜三不敢怠慢，拨开众人跟踪而去。

火辣辣的太阳不甘心西坠，仍在放射着炽烈的光芒，